

多謝各方回信提供意見，讓我血壓回復不少。

把這信貼這裏，不知道好不好。但我沒辦法打啞巴戰，來自陰暗的事，也許都該盡量見光，比較好辦事。

接下來可能就是找律師，如果對方仍舊不給IP。

前幾天才剛在煩惱是不是不要寫報紙專欄了，寫留言板自得其樂就好，因為字數和內容所限，無法暢所欲言也挺難受。再說，我寫的，也不是什麼特別見解，別人來寫都比我寫得好，寫這些公眾事務，實在也不是我的專長。看我還能忍耐多久吧。我真正會寫的，沒人要看，不太會寫的，“反應”倒很熱烈。

陳真

=====

路犁先生，

謝謝你迅速回信。

嗯，為什麼是“我認為是人身攻擊”？well, that's fine, 正因為是這樣，那我就更需要訴諸於法，讓正式訴訟和調查來決定這算不算人身攻擊或毀謗。

這案子要調查是非黑白應該挺容易，因為，他不是說“被害人”還去跟他求助嗎？調出病歷或講出對方是哪個被害人，然後檢察官就會去調查看看是誰人面獸心。

為了健康著想，我沒再去看貴站，不過，我還是會想辦法把這封信透過你們站上的留言機制寄到兩位被告手上。

現在的重點不僅僅是刪文，而是找出那兩個人之真實身份。因此，第一步得有他們的IP。

另外，有位好朋友已經幫我備份了資料，我希望你們最好也私下留一份，這樣可能於法言法也比較好。

有些朋友給我提供了一些法律見解。其中有一位，他問了一位法官，得到的說法是這樣：

=====

1. 我如何取得對方真實身份？
2. 我如何保存證據？

這兩項要一起進行，首先必須由你向該網站的管理者正式提出保存證據的要求，請他將發文者的IP位置、發表文章的時間內容等詳細資料存檔，如此一來，在一般的情況下，即使網站管理者沒有對方的相關真實註冊資料，只要有發文時的IP位置，電信警察就能查得出對方的真實身份了。

3. 追訴期限多久？

民事是兩年，刑事是五年。依他們的文章，民事方面可構成侵權行為，刑事方面則已有公然侮辱及毀謗罪之嫌。

=====

另外有位朋友也跟我提到類似說法，她還說，“檢方主動調閱，不能拒絕，檢方調該兩位被告的ISP，也可以查到是屬於何人所有。”

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怎樣？你的意思是說，在貴站可以這樣放把火燒人，然後就熄火了事，天下太平，活該當事人倒霉？要是每天都有人給我來這麼一下呢？

我對此事不會善了，因為既然對方聲稱是精神醫學界同行，那我倒要看看是哪個人面獸心的同行幹這種事。我對一般人較寬容，但是，對醫生比較無法忍受，因為他們既然是個醫生，就該有點起碼的品格，而且應該明白這樣的毀謗之嚴重性。

我想你一定挺忙，這事是長期抗戰，請你有空時回信就行，不需太趕而影響你平常作息，我也是。

還有，有一事必須說明。我不認為我們現在是在寫私人信，因此，你的信我會同時寄給幾位朋友，大約二十幾位，希望你不會介意。當然，如果你在信中提到私人的事，無關官司，我也不會冒然就把你的信公開或轉寄給其他任何人。我會注意這些。

另外，我也會視情況把它公佈在我們的一個網站的留言板上。因為我平常不太寫信，我的一些好朋友通常是從報紙或這個網站或多或少知道我的一些訊息。然後，

他們就會給我一些幫忙或意見。這留言板本不應該做這樣的用途，但我想，我得透過它來獲得一些外來的協助，或是做為某種澄清或公開說明。

我沒有半點意思為難你，而只是想公事公辦。我也沒有任何威脅之意，但有人跟我說，我可以直接控告你，那麼，事情就簡單一些，省去追查對方身份的麻煩。我其實也不知道你是誰，是曾經有個劍橋很好的好朋友，他叫我去看你的網站，如此而已。

得罪之處，請你原諒。如果萬一真的與你對簿公堂，也只是情非得已。我知道，身為一個網站負責人，有很多不想碰的麻煩，但既然麻煩來了，我們就只好面對，儘管它可能如此兩難。但是，對於一個像我這樣一個人來講，沒有比名譽更重要的事了。

特別是，我是個醫生，我不會做任何對不起病人的事。我更看不慣那些把病人權益置於腦後的作法或狗皮倒灶之事。

我要說的是，人不光是活著，還有很多比生命更重要的事；我為這些事而活，也要為它而死。

祝好，

陳真 2004. 10. 19.

p.s.: 你們所“討論”的我寫的那篇文章“不要捧美國的LP”，有些人的討論乍看好像指出了我的什麼錯誤之處，但我一看就知道這是外行人講外行話，半路出家，隨便網路上找資料。

我不想談這些細節，因為一個人如果真的關心這些事，那麼，他不會用那種方式去找資料或談問題。這沒什麼好討論。我只能說，我寫的東西，之所以經常能造成一些人看法的改變是因為我不會隨便亂講話。我不是那種稍微有點風吹草動就興奮亂講話的人。

有些東西，我若沒有相當把握，我就寧可不講。比方說我知道愛台灣愛得幾乎要抓狂的某某網站，負責人是如假包換的親共人士，但他卻以極度愛台灣極度反共的形象出現。政治圈內許多人知道這事，自古以來，不知道多少“綠營大老”告誡我多少次，叫我要小心。我本來不信，後來信了。

有時真想把諸如這些欺騙世人的事全抖出來，為什麼大家要裝蒜呢？可是，我的人證沒有一個願意為此作證，於是我也只好閉嘴。我要說的是，我不是個衝動型的人，我對事物的微妙區分很敏感，不會糊里糊塗全湊在一起，對想法的表達很小心，因為我也不想誤導別人。有時不小心出錯，我都曾自責許久，即便那只是一種小小的錯誤。

當我沒有絕對證據或把握時，我不會亂講話。我不是說我講的一定都對，我只是說我是那種“知道十只說一”的極度保守個性。但也正因為保守，時間通常也因此拉得很長，不急於一時，就算報一個仇，也都是以一輩子為單位，就跟基督山恩仇記一樣。

=====

陳真先生：

感謝來信指教，已將你認為是人身攻擊的貼文刪除，並代為將此信轉給貼文者，他們是否會收到你這封信，我也不敢保證。

至於你要求提供兩位貼文者資料，媒抗網站註冊除須填EMAIL之外，也沒有要求註冊者填寫任何個人資料，況且就我粗淺了解，站方似乎也不應提供任何網友資料給第三者。

媒抗網站因每日貼文量繁多，又因網管人力有限，以致對於貼文檢視常有疏漏，尚請海涵

路犁

補充一下

登錄於: Tue Oct 19 00:08:18 2004

章論和這本“往事並不如煙”為簡體字版本之書名，文中一些較為敏感的字眼均被刪除（by 出版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隨後推出的繁體字版本則為完整版本，並略有補充，並將書名更改為最後的貴族（為書中一篇文章的篇名），台灣由商務出版代理，各大書店有賣。

最近熱衷讀回憶錄的怡靜

喜歡英雄也喜歡狗熊

登錄於: Mon Oct 18 15:03:21 2004

英雄

陳真 2004. 10. 18.

電影《英雄》裏，殘劍對無名講了這麼一些話，他說：「一個人的痛苦，與天下人相比便不是痛苦；趙國與秦國的仇恨，放到天下也不再是仇恨。」讓人聽了挺感動，眼淚差點要噴出來。

我看世界各地那麼多飽受痛苦和折磨的人，也常覺得，跟他們相比，我的痛苦也能稱得上是一種痛苦嗎？我自認為如海一般深的委屈，還算是委屈嗎？每當我衣著單薄，感覺十分寒冷時，免不了也會想到，跟那個兩隻手都是凍痛的小女生比，這也能算是寒冷嗎？即便是一般家庭主婦或上班族，許多也是懷抱著根本不為人所知的委屈和痛苦，致力於生活，而我好歹有一支筆可以為己發聲。算起來，大概只有讀書人的生命最為空洞蒼白。

人總是嚮往著英雄，嚮往著一種高度利他的正直，特別是心智未成熟者，這種「不切實際」的傾向也越強。但是，英雄不好當。為己打拼容易，利他很難。人總是忘不了自己的痛苦，也因此，對於那些進行自殺攻擊的烈士或黑寡婦，我在想，換成是我，一時若想不開，恐怕也會這麼幹了。遠比這些喪親之痛更為微小的痛苦，都讓人很想殺人了，何況是長年飽受迫害或家破人亡。

要說恨，我應該恨國民黨才對，因為是它讓我家破人散，飽受折磨。但我其實誰也不恨；與其說恨，不如說悲傷。

雖然英雄離我甚遠，但雖不能至，心卻嚮往矣。英雄的美，不在他手上利劍，而在他的勇氣和感情。甘地說，你能承受多少痛苦，你有多少無辜，你就有多少力量。這話沒錯，但要忍受痛苦和誤解多難，雖然我們都知道「一個人的痛苦，與天下人相比便不是痛苦。」

也許，當某些類型的痛苦並不光是屬於個人時，我們就應致力於消除這樣的痛苦根源。曾跟一位西方人談起台灣社會之陰暗，我說，從事社運或做為一個異議份子，經常得承受無數難

以理解、甚至不可思議的折磨和迫害，這些傷害，不光是來自國家，更來自無所不在的愛國人士，而那個西方人似乎完全無法理解我在說的狀況 C

台灣，什麼時候才會變成這樣一種健康一點的社會，不再“殺敵”，而能把基本是非當一回事，學習怎麼講“道理”，而不是學習怎麼傷害一個人“人”，光明磊落地為人處事。

下一篇是上周寫的，準備給中晚用。

=====
往事並不如煙

陳真 2004. 10. 10.

張藝謀說，每一場戰役，兩邊都有英雄。「無名」十年磨一劍，臨刺卻罷手，自願受死，以刀背抵住秦王說：「那死去的人希望，大王記得那（和平的）最高境界。」

歷史的荒謬，卻似乎永遠超乎我們的想像。曾經可歌可泣的，如今不堪回首；生死以之的，如煙而逝。改朝換代後，稍有點資歷的，大多佔了個位置，但是，那個大寫的夢呢？可還縈繞胸懷？

章詒和說得對，「歷史不但變得模糊不清，而且以不可思議的速度被改寫。」就像寫小說，權力有多少，創作自由就有多少，善惡美醜任憑定義，勇敢的，窩囊的，隨意改寫。但是，改寫得了人事，改不改寫得了滄桑？雕琢得出形體，雕不雕琢得出靈魂？

面對是非沉淪，金恩博士曾經說，政客不值得罵，朋友不需要罵，因為「我們終究不會記得敵人的咒罵，只記得朋友的沈默。」當好人比壞人還壞，當黑夜比白天更亮，語言似已窮盡，而文字無非也只是一種無聲的嘆息。

毛澤東欽定「第一號大右派」章伯鈞之女兒詒和，飽經文革滄桑，寫了本動人的書《往事並不如煙》，塵封二十年才出版，講一段我自己的故事，一個悄然已逝的時代。她說：

「從前的人什麼都相信，後來又突然什麼都不信了。我這輩子，經歷了天堂、地獄、人間三部曲，充其量不過是一場孤單的人生，沒有什麼意義和價值。我拿起筆，為自己尋找繼續生存的理由和力量，拯救我即將枯萎的心。而提筆的那一刻，才知道語言的無用，文字的無力。它們似乎永遠無法敘述出一個人內心的愛與樂，苦與仇。寂靜的我獨坐在寂靜的夜，那些生活的影子便不期而至，眼高裏就會湧出淚水。一個平淡的詞語，常包藏著無數寒夜裏的心悸。我想，能夠悲傷也是一種權利。往事如煙，往事 S並不如煙。」

登錄於: Mon Oct 18 13:26:52 2004

他們對這兩篇不爽。
第三篇是上周寫的，理應今天見報。

陳真
=====
不要捧美國的 LP

陳真 2004. 9. 29.

(原載中時晚報)

在英國社運場合，很怕人問我從哪來。對方往往一副「驚喜」狀，然後支支吾吾問：「你們台灣為什麼跟美國這個那個」，支吾半天，套句陳唐山的名言比較快，「為什麼要捧美國的LP？」

喬姆斯基因此多次公開點名台灣、以色列、英國和阿根廷等，組成一種「國際恐怖網絡」(international terror network)，為美國主子出資出力，儘幹些違反人權的恐怖勾當，比方說資助獨裁國家購買核火、幫忙訓練人員鎮壓異己等。

此外，一百五十幾國簽署禁用的「殺傷人員地雷」，台灣還是照用。輻射遺害億萬年、催生癌症與畸形兒的貧鈾彈，台灣更是僅有的十五個生產國之一。據BBC報導，台灣歷次軍演大量使用貧鈾彈，前後已發射六萬發。

2000年加拿大安全情報部門公佈一份全球化武器擴散報告，台灣更是十大可疑國家之一，涉嫌違禁生產三種生物戰劑。報告指稱，台灣一直被普遍懷疑擁有大規模毀滅武器，包括肉毒桿菌和炭疽等。另外，2001年更與美軍合作，前往非洲採集瞬間可殺人千萬的伊波拉病毒。

至於軍購排行榜，始終名列世界前矛，為世人詬病。小小一個島，堆滿軍火，就像某戶人家整天捧黑幫老大的LP，被當成凱子，客廳臥房堆滿機關槍手榴彈一樣怪異。很多國家被迫抱美國大腿，無可厚非，但沒見過像台灣這樣窩囊的，抱大腿不過癮，莊B主動PLP，卻又一方面高喊什麼獨立自主。

反軍購別只顧著殺價。武器之可怕，不在價格，而在殺傷力。比方說35公克肉毒桿菌毒素，足以殺害六千萬人口。據說，只要五名生化武器專家，十萬美元經費，數周即可製造一批生物戰劑，毀滅一座城市。

不要為了騙選票，講什麼恐怖平衡。所謂玩火自焚，多行不義必自斃，如此捧美國的LP，遲早會把台灣帶向災難。

=====
美國同路人

(原載中時晚報)

陳真 2004. 10. 7.

以軍對加薩發動攻擊，濫殺無辜，三分之一死者是幼童。聯合國呼籲正視人道危機，安理會更提案要求以色列遵守日內瓦公約，立即停止攻擊並從佔領地撤軍，此項決議卻遭美國否決。

這能算是「新聞」嗎？除前蘇聯外，美國是最常動用否決權的國家，六十年來行使否決權近百次；利之所在，無一不能否決。前年更以否決維和任務為要脅，換取國際刑事法庭豁免權。當年阻止各國譴責海珊亦是一例，甚至說毒氣不是海珊施放，進而嫁禍給美國死對頭伊朗。

美國不但幫忙海珊發展生化武器，雷根更說他是自由世界「忠實盟友」，晉見海珊共謀反恐大業的特使，正是當今國防部長倫斯斐。至於對抗蘇聯入侵阿富汗的賓拉登，則被捧為「自由鬥士」。當然，別忘了蔣介石也是「民主的燈塔」。民主自由的同路人，一旦失去利用價值，則打為恐怖份子或獨裁者。

這些都只是普通常識，但西方主流媒體從未如此呈現。要抹黑就抹黑，要漂白就漂白，端視利之所在。如今對伊戰表歉意，說什麼未盡媒體監督責任，只是益顯其虛偽。

媒體絕非無知，而是故意篩選事實或歪曲真相來灌輸某種立場或意識形態。西方如此，台灣亦然。不但一味覆述謊言，甚且憑空幻想，加油添醋。例如罵反侵伊人士是「尾巴學者」的楊憲宏說，各國反戰的「真相」是他們和恐怖份子掛鉤販售軍火，怕被布希的正義之師拆穿，並說「聯合國已遭超限恐怖主義者滲透」，「科技水準已大大提升，像炭疽菌與沙門氏菌、肉毒桿菌都已到了可以量產並乾燥化的程度。」還有一位反反戰的金恆煒，則加上一句毫無常識的指控：伊拉克軍購世界第一。

所有這一切，全是謊言。說謊可以，但不要講些沒有常識的謊話，那是在侮辱我們的智商。

=====

不要愛台灣

(原載中時晚報)

陳真 2004. 10. 12.

民進黨上台，開展的不會是一種新政治，因為人民是舊的，思維是舊的，從何新起？國民黨一整套狗皮倒灶，民進黨處處青出於藍。所謂統獨之爭，不過名詞上玩花樣，騙騙選票。國親合，國民黨更該合，因為看不出彼此多少差異。若說政權更替有什麼改變，那就是惡民作風更普及；台灣因此一分為二，一邊一國，似乎得各蚌W立才行。

還記得反制黨外、喊打喊殺的疾風雜誌社嗎？還記得剛走上街頭時、愛國民眾的辱罵嗎？還記得眷村發傳單的下場嗎？遊行時，最好繞過學校，因為充滿「正義感」的學生會從樓上教室丟東西砸你，高喊「為國除害」。

統治者樂於煽動這樣的衝突對立，以暴民為前鋒，打擊異己。人民越痴愚，他越高興。曾幾何時，四處是這樣一種綠衛兵或御用文人，唯顏色是問，愛台灣喊個不停，稍有質疑則扣帽攻擊。我愛台灣就像我愛中華一樣，同卵雙生。

西方在這點上好一些，這樣的文化養成，卻是漫長過程。1914 年大戰爆發，羅素積極反戰，鼓吹 CO（以良心為由拒絕從軍），一片愛國聲中，成為眾矢之的，幾次演講遭到民眾暴力攻擊。

劍橋給這個揚言「不愛英國」的教師兩條路走：罰款 110 英鎊或滾蛋。羅素拒絕罰款，選擇解聘。面對愛國熱潮，羅素很感慨，他說：「愛國就為一些很無聊的理由去殺人或被殺。」

愛國是政客的深層騙術，已逐漸為世人揭穿，台灣反例越燒越旺，從疾風義士到綠衛兵，一脈相傳。疾風精神一天不死，民主自由就遙遙無期。儘管去愛人愛動物愛大自然，但台灣不能愛——如果它指的是一種政治概念。

陳真

登錄於: Mon Oct 18 13:21:38 2004

這版面讓我充當一下私人用途，如果有人懂法律，懇請來函賜教。我的 e-mail: hc228@cam.ac.uk

我現在不可能告，我想問的是：

1. 我如何取得對方真實身份？
2. 我如何保存證據？
3. 追訴期限多久？

陳真

=====

"與媒體對抗網站" 負責人路犁先生你好，

我是陳真。聽說有人在貴站上抹黑我，我去看了。同時又查看了貴站討論規則，上面說，"您必須同意不發表任何辱罵，猥褻，粗俗，毀謗，怨恨，恐嚇"的文字，否則"站方將會立即限制您的進入並且永不開放（您的網路服務提供商也將會被發函通知）。"

我很納悶，諸如像這樣的標題 ""文章主題：陳真，是一個人面獸心的膚淺假社運者""。不算辱罵毀謗嗎？不需刪除嗎？我又是怎麼個"人面獸心"法？我沒有人權嗎？只因我在所謂"統媒"上寫點你們不中意聽的想法，就該承受這一切嗎？若是你，面對種種污辱抹黑，你有可能為自己辯護嗎？其它還有一大堆更鑿左

我打工完成學業，"出社會"也不只二十年了，人心和政治如此危險的台灣菁英社會，我講話又這麼直接，做事不顧安危，如果我有一絲一毫沒醫德或扯過什麼爛污，有可能平安活到現在嗎？

我在醫界的名譽，哪一點不好？我甚至從來不在背後批評任何人。我做過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我傷害過哪個病人？如果有，這些"揭發"我的"人面獸心"的"同事"們，應該立刻向精神醫學會倫理委員會檢舉，發起調查才對，而不是在網路上匿名抹黑，讓當事人根本無從反駁。他們不是說受害者人因此找他們求助嗎？既然如此，現成人證物證俱在，豈不是馬上就能把我繩之以法？

另外，貴站上還有人說我是國民黨特務，長年派駐在黨外裏頭。請問，國民黨會用叛亂罪和各種身心折磨（當然也包括抹黑）去傷害他自己的特務嗎？

一般人胡作非為我以為可以忍(不能忍還能如何?難道天天去追查控告一大堆根本連對方是誰也不知道的人),但我想控告那兩位自稱是精神科的醫療人員,一個署名"吟遊詩人",一個"Gibran".我要讓他們就算不坐牢,也該為自己的言論付出應有的代價.但我人在國外,明年才回去.我目前也只能保留這些 領 等我回去之後再提起訴訟.

除此之外,我想請你告訴我應該怎麼做,您做為一種媒體的負責人,如果媒體侵犯某個當事人的權利或名譽時,貴站認為應該怎麼做才適當.或是你們願意提供我更多證據和提起告訴應有的基本身份資料,請你協助,謝謝.

其實我不是不懂法律,我不知道你是否有義務該協助我獲得對方真實身份(要不然我怎麼知道要告誰?),如果這不是你的義務,而你又不想幫忙的話,我不介意.我再另外想辦法追查.也因此,我把這封信同時 BCC 給十幾個朋友,希望他們如果懂的話,能教我法律上具體該怎麼做.

這是我第一次決心告人,主要原因是我無法忍受我的同行裏有這種匿名傷人的敗類(該人文字裏卻又似乎以正人君子自居).我想查出是誰,因為醫界裏我幾乎沒有一個不認識的了.一般人,人品差一點沒關係,但既然是醫療人員,就不應該容忍這樣的人品,我想讓他們學習一種正直做為此付出代價.

我真不明白,為什麼人可以邪惡到這種地步?

十多年來,常有人找我出書或寫專欄,但我從未答應.這回給中時晚報寫專欄,嚴格說來是我生平第一次,主要是因為我挺仰慕楊渡先生.我沒跟他碰過面,但察其文采,感覺心思不俗,因此也就答應一試.

我"復出"投稿不過九個月.過去我之所以強烈排斥在公眾媒體上寫文章,主要是因為我不喜歡變成一種"名人",那給我挺庸俗的感覺.我的文即便是談論抽象哲學,情感依然遠勝於它的抽象內涵,理應只給親朋好友看就夠了,沒有公眾閱讀價值,所以我十年不投稿,更從未發表在任何學術刊物上,而且拒絕所有出版社出書的要求.

儘管我寫的東西如此乏善可陳,但那裏頭有我一切的心意,我希望它們能夠以一種適當的方式存在,以一種自然且正直的方式流傳下去或自然消滅.

我寫東西很快,一天寫個幾千字毫不費事.過去六七年來,我努力讀書寫作,每日沉浸書海,一共寫了五千多頁,中英文各兩千五百頁,感覺就像在寫遺書那樣,但我既然還沒死,絕大多數我都不做任何發表,也不給任何人看.它們寫得並不好,也因此,我常懷疑這些東西將來是否有保存價值,有時候真想把它們全部銷毀.

但我畢竟沒有這麼做,它們大多還保存在我的磁片裏.儘管卑陋,但它畢竟是我對這世界的所有心意,就像一種情書或禮物那樣,即便卑陋愚昧,依然表達了我內心的感激和感情.

我之所以說這些,主要是想說,我不會是你們的敵人,也不會是任何人的敵人,因為那從來不是我寫作的心態.我的批評並沒有任何敵對的仇恨,如果它給人這種感覺,那純粹是我表達能力的問題.粗俗的人,有他粗俗的表達方式,但他的內心和感情卻不一定粗俗.

除此之外,我也差不多想清楚了,我要逐漸脫離學界或賣弄文字的"話語圈",我想我完全不適合台灣的菁英社會,我不會應付這麼多複雜陰暗的方面也可以說是懦弱吧.我實在很"害怕"陰暗.我是個老黨外,但老實說,現在的言論環境要比過去惡劣許多.

在過去是論積分,平常沒事,等你積分夠了,"國家"才會對你採取制裁行動,企圖把你用各種罪名繩之以法,或是堵住你的一切前途管道.但 獠蜂罷 打擊你的既然是"國家"或統治者,它總得表面上玩一種所謂法治的遊戲,不會太亂打來,至少,這樣的打壓有著一種嚴肅感.

但現在的言論環境卻完全不是這樣,毫無嚴肅感,變得低級不堪.國家或當權者根本不必出面,效忠於它的任何一個人都有辦法直接懲罰你.只要你稍微批評當權者兩句,這些忠黨愛國的人,馬上就有辦法讓你痛苦不堪,不管是匿名抹黑或冒名頂替或匿名做出生活中或透過 e-mail 進行 漲U種騷擾,包括騷擾我的家人或同學師長等等,簡直是數年來如一日,無日無之.

我不明白,難道這樣一些正直的道理有那麼難懂?他們真的不知道什麼是人權?什麼是是非曲直?什麼是媒體和言論該有的基本品格和規範?而只 是一味想"殺敵",攻擊和傷害異己應有的權利?

我常覺得,人權是最基本的一個東西,如果當事人自己都無法保障自己的人權時,他除了沉默哀嘆或上衙門控告之外,還能再多說一些什麼道理?道理從來都不難,只是看我們願不願意遵守而已.

最後,如果方便,麻煩也把这封信傳給那兩位先生.我也會把信傳給他們,但我不確定如何確保這封信可以寄到他們兩人手上.

靜候回覆.多謝.

陳真(陳興正) 敬上 2004. 10. 18.

=====
附上這兩位先生的幾則沒有刪掉的留言如下:

陳真

討論文章

10/13/2004 與媒體對抗

Re: 陳真,是一個人面獸心的膚淺假社運者

PIPI 寫到:

陳真這個人我是相當不恥,不過根據你的描述,好像比較像感情糾紛吧??

該案是被害人透過管道,向本人查證其在社群之行為時透露,該被害人在末期才知她被騙。問題是精神科醫師,對精神病患內心世界知之甚詳,檢視相關資訊,只能說是沒醫德,扯不上該被害人涉入與他、前女友間感情糾紛。否則為何醫師,尤其是精神醫師,不能涉入患者 感情世界是醫師的基本職業道德要求?更何況那不是 禽獸軀骨O!!

=====

很抱歉近十天去瑞典開會，有一些話題沒能即時回應。

陳真先生的人格絕對不是這個討論串的重點。
在下提起一些相關的事，只是想證明，這個人的立場偏頗並且習於用詭辯的方式來護衛自己的立場，是多麼隨手可得的常態。

台灣很多藍派政治立場，純粹是長期扭曲教育與放不下的虛幻民族情感所造成，所以與那些人對話，也許常常讓人血壓升高，但總還是有一點半點可能，期待那些傢伙能夠領悟

但更可恥的是，此人連一些相當“普世”的價值（關於醫師的責任、希波克拉提斯誓言與自我反省），都能因自私自利與自大的角度，而能大加扭曲（請見前面各欄所附的此人個人網頁）。所以跟這個人對話，絕對是一件毫無意義的事

（這就好比即使李敖想要和您通信討論，您都可以直接回絕是一樣的意思。像藍蟹大大這樣上網批判，還多少可以讓其他閱聽人瞭解某些偏執狂的言論有多麼荒謬，但是和那種人對話，實在是沒意義到了極點）

陳真此人的醫學生涯也算有些年資，因此傳言頗多，不過那些都不重要。

一般而言，人的人格和文章內容多半是可以分開來看，文章的重點在於前題與假設、資料舉證與邏輯，只要針對內容就可以有很好的討論。

不過台灣就是有很多高智商與高精力的偏執狂，和統媒相互依賴把台灣搞得一直沒有一個與民主狀態相符合的輿論力量，才讓一個國家變得這麼

遇到這種特殊狀態時，瞭解某些人的背景和人格是有參考價值的，如此而已。

=====

Re: 啊！偉大的台灣喬姆斯基，你真是令人「頸癢」

藍蟹 寫到：

大叢仔 寫到：

根據他的說法，他似乎和陳豐偉很熟

Lina Pascale 寫到：

樓上 distant 大大說他似乎有躁鬱傾向

其實，他跟 ROACH (Dr.陳豐偉) 同樣是醫生，而且還是精神科的。

[urlhttp://iwebs.edirect168.com/main/html/amoeba/32.shtml]一位精神科醫師之有口難言[url] by 陳真

啊呀！難怪一直覺得眼熟！

現在想起來了，前年總住院醫師轉寄了幾篇文章，都是這個陳真在批評專科醫師制度的，原本還覺得這個人挺另類，直到這人寫了一篇批評心理治療理論的文章，我才寫了篇文章反駁。

因為該文章本身完全暴露了這個不合格而且有心理偏差的精神科醫師的內在人格，文章我也沒留下（因為完全沒有參考的價值），不然真的可以拿來佐證此人只是個智商不很差（至少可以考上醫學系）因而能穿上白袍的精神病患。

很抱歉我用如此嚴厲的言語直責此人，因為此人在批評心理治療時，不但不去反省自身的傲慢與沒有同情心對病患所造成的傷害，沒有體察自身的無能與焦慮投射在患者身上的憤怒，還恥笑所有心中帶者傷害來尋求醫師協助的患者，將他們譏笑為弱者廢物人渣，還將精神科醫師對患者的同理與溫柔，視為“弱者的幫兇”

藍蟹大大寫得非常好，不過不必對這種人動氣，因為有點不值得。

陳真只是因為人格問題，將大多數精力放在宣揚偏見的“醫師執照擁有者”而已，除此之外這人腦袋裡的學識與詭辯，都只是此人偏執人格下的奴隸，可嘆可悲，真是台灣精神醫學界的不幸。

登錄於： Mon Oct 18 09:53:42 2004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3750000/newsid_3751300/3751338.stm

2004年10月17日

BBC 中文網

倫敦數萬人舉行反戰示威游行

（圖）示威者從議會大樓一則的西敏寺大橋上跑過

來自歐洲和英國各地的反戰人士5萬多人會聚英國倫敦參加了10月17日的反戰示威大遊行活動。

示威者組成的隊伍從倫敦市中心BBC大樓經過，前後共用了將近一個半小時。估計，示威者 至少達5萬人。

其中有來自英國各地的民眾，也有不少人來自歐洲大陸。

人們手舉各種標語，在鑼鼓和音樂聲中齊聲高喊反戰口號。聲勢浩大，從一里地外都能聽到 呼喊聲，使往常寂靜的倫敦周日呈現類似節日般的氣

示威者高舉的大型標語就不下數百，其中有“我們要和平，不要戰爭”；“撤回駐軍”；“停止以色列恐怖主義，解放巴勒斯坦”；“打倒工黨帝國主義” “打倒布什”以及“布萊爾必須下台”等等。

遊行隊伍色彩繽紛，有些團體還配備了統一的服裝。隊伍中還有不少設計新穎的彩色宣傳車，兩側的政治諷刺畫十分醒目。

重新部署英軍

這次反戰大遊行之際，英國政府正在考慮美國提出的一項要求，希望英國駐軍在伊拉克南部以外地區部署軍隊。其中包括首都巴格達在內，以便讓目前扎駐在那裡的美軍第24海軍陸戰 隊先遣部隊騰出手來攻擊費盧傑。

不過，這項要求在英國立刻引起強烈反響。英國前外相庫克擔心，美軍這一要求可能會令英 軍為美軍的“侵略”行為承擔責任。

庫克說，一旦美軍對費盧傑的攻擊像前幾次一樣造成巨大的平民傷亡，英軍將會背負和美軍 同樣的罵名。

英國自由民主黨外交事務發言人坎貝爾說，任何將英軍聽命與美軍的做法都會引起極大的爭 議。

預計，英國國防大臣將於星期一（10月18日）就英國政府的決定在議會發表聲明。

無法無天

登錄於: Fri Oct 15 18:46:10 2004

這是去年 HRW 的報告。問題並沒有改善。

陳真

=====

<http://www.hrw.org/chinese/2003/2003070913.html>

人權觀察組織報告

中國：警方加劇對感染愛滋病毒的抗議者的暴力行為

河南省當局進一步隱瞞愛滋疫情

（紐約，2003年7月9日）人權觀察今天說，中國河南省的警察在對待感染有愛滋病毒並設法 得到治療的抗議者時，採取了越來越多的隨意逮捕和 囚O的手段。

人權觀察愛滋病及人權專案主任伽特(Joanne Csete)說：“政府本來就對這些感染上愛滋病毒的抗議者負責任，如今再加上對他們的迫害，這行為更是令人倍加憤慨。河南當局似乎想藉著令抗議者沈默的方法，來掩飾其在愛滋 病疫情中的所扮演的角色。”

1990年代，成千上百萬在河南省及其它一些內陸省份的村民于政府經營的采血站下感染上愛 滋病毒。國際血製品 業提供的高額利潤是政府官員設站的動機，而對村民來說，賣血則是他們極需的收 入來源。

示威者要求能得到抗逆轉錄病毒治療(antiretroviral treatment)，並使愛滋病毒/ 愛滋病感染者得到醫療護理，他們還譴責地方官員挪用國家防治愛滋病專款的行為。對於感染有愛滋病毒的村民先前的抗議，政府衛生部門官員允以援助來應對。但在較為近期的一些 事件中，暴力和隨意逮捕則成為對付示威者的手段：

今年5月17日，100名愛滋病患者借助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對上蔡縣文樓村一家醫院的“非典”(SARS)情況調查的機會，來 使雪R滋病 毒感染者在尋求醫療護理時遭到的歧視情況。他們被政府官員擋在距醫院100米的地方。據 國際媒體和中國的愛滋病患者權益活動人士稱，村民楊妮旦在抗議警察對待示威者的方式時，遭到警察兇狠的毆打。

6月19日至22日期間，上蔡縣熊橋村的5名愛滋病毒感染者前往鄭州，向省政府遞交一份有關該村缺乏醫療護理系統的請願書。熊橋村的愛滋病毒感染者比例相當高。據中國的愛滋病患者 權益活動人士說，這5人遭警察拘捕並被送回熊橋村。一名被捕者後來因身患重病而獲釋。

6月22日，河南省出動成千上百名警察對熊橋村進行抄查。據國際媒體稱，警察拘捕了13名 村民，據稱他們曾參與一次要求設立一家醫院的抗議活動，警察還對其他村民不加分辨地毆 打。一名被捕者後來獲釋。

人權觀察呼籲中國國務院調查河南省的賣血醜聞，及該省對國家愛滋病防治專款管理不善的情況，並對有關負責人進行處理。人權觀察還敦促參與中國愛滋病防治工作的國際資助者和組織向北京施加壓力，使其對河南省的愛滋病毒大規模感染的情況進行徹底調查。

近些年來，中國政府在控制愛滋病疫情的方面越來越願意接受國際援助，並對急劇上升的愛 滋病毒感染率採取了更為公開明白的態度。2002年11月，中國駐聯合國大使要求國際援助來 設立控制疫情的專案，並承諾中國將採取 “設定明確目標，採取防治措施，提高公眾意識，加強醫療護理系統，並確保監督和執行” 的策略。

伽特說：“河南省進一步的隱瞞行為與北京要求國際合作並承諾對公共健康危機保持公開的 態度，真是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中國在愛滋問題上搞表面工夫，如此下去，會是一場災難。某些官員亂搞，整天打壓愛滋志工，卻說身不由己。這是什麼道理我真不明白。如果是台灣，通常只是因為當權者相信，凡是指出社會問題的，都是敵人，所以整個政權上下下必然視你為敵。至少過去是這樣，現在改善很多，至少不會因為你為某個社會問題（如雞姦問題）或為人權奔走就視你為敵。但中國之敵視志工，卻似乎不是這樣。他們到底在怕什麼？我能理解工農抗爭的殺傷力，但諸如救援愛滋孤兒這樣一些工作，對政權本身有什麼威脅性？實在不解。

所謂和平崛起，中國已經算是崛起了，但是和平還不一定。至少，對內一點也不和平，人權狀況並沒有改善，反倒惡化，只不過因為所謂經濟成就蓋過了這些問題。至於媒體的控制，仍然密不通風，很多侵害人權的事例，都被掩飾，世人往往看到一個經過化粧的所謂新中國。如果抹掉這些化粧粉，底下真實面貌是很難看的

掩飾這些問題並沒有意義，因為改善人權狀況，只會使中國崛起得更好，不會更壞。如果崛起成像美國或俄羅斯那樣一種帝國，對外殺戮或對內高度鎮壓，那還不如不要崛起好了。

陳真 2004. 10. 15.

<http://www.chinaaidorphans.org/showtopic.asp?id=1772&forumid=4>

主題: [轉貼]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訪華(9-13號)專題-關注愛滋病
發表: doulinna

一名愛滋病攜帶者(10.11)參加慶典

為紀念聯合國在中國開展工作25周年，聯合國駐華機構還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大草坪上舉辦了一個展覽。

兩位因受到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無償援助而受惠的中國女性也代表各自的群體在慶典上表示了對聯合國的感謝，她們一位是來自吉林的愛滋病毒攜帶者，還有一位是內蒙古赤峰市的蒙古族牧民。這名愛滋病毒攜帶者把象徵愛心的紅絲帶胸別在了安南胸前。

在此間訪問的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對中國在愛滋病防治方面所做的努力表示讚賞，他希望人們進一步消除對愛滋病人的歧視，幫助他們戰勝病魔。

安南12日中午參觀了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愛滋病自願諮詢檢測點。他參觀了那裏的檢測設備，與醫務人員交談，瞭解檢測設備的使用情況。參觀結束後，他還與7名愛滋病感染者進行談話，並與他們合影留念。

安南說：“我要向這裏的人們表示祝賀，他們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我特別高興地看到中國政府正付出巨大努力向愛滋病開戰，要取得這場戰鬥的勝利，需要各層次的人們發揮作用。”

安南表示，防治愛滋病是一項偉大的事業，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全社會各方面的人能夠瞭解愛滋病的相關知識，這樣才能做到早發現早治療。

隨同安南一起訪華的秘書長發言人佛瑞德·麥克哈德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表示，儘管愛滋病在中國的感染率還相對較小，但如果不及時防治和控制，將可能演變成一場災難。安南此次十分高興地目睹了中國近兩年在防治愛滋病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國領導層成功地發起了一場自上而下的提高愛滋病防治意識的全民運動，而這一點對於普通人瞭解和切實防範這一疾病至關重要。

“我們只要鼓勵那些疑似愛滋病者前去檢查就是幫助了他們。”昨日(10月12日)中午，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朝陽區疾病控制中心表示。之前，他參觀了該中心的愛滋病自願檢測與諮詢站並和8位愛滋病患者和疑似患者進行了交談。安南夫人稱讚一位愛滋病患者

安南在隨後的講話中表示，消除社會上對愛滋病的歧視是非常重要的。安南對中國在愛滋病防治方面所做的努力表示讚賞。

他指出，中國政府正在很認真的對愛滋病開戰。但是要取得這場戰役的勝利就需要各個層次的人都發揮積極的作用，並不僅僅是國家主席或者總理。包括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做出自己的努力。

安南夫人指著胸口紅絲帶標誌告訴記者：“這是一個姓夏的愛滋病患者送給我和我丈夫的，夏女士不僅幫助自己治療愛滋病還幫助自己的丈夫和其他人，我和我丈夫都認為她是英雄。”

發表時間: 2004-10-13 12:21:12

<http://www.chinaaidorphans.org/showtopic.asp?id=1583&forumid=30>

主題: 近期有感--無聊的干涉
發表: 大麥

自從5月1號，雙廟村上空氣氛異常緊張以來，我們志願者的日子也就沒有一天好受過。雖然把自己比作當年的“地下黨”有些欠妥，可是事實就是那樣。大家做的都是正大光明的事情，志願者沒有一點私心，可是迫於壓力，大家還是不

無理的漫罵！
無理的爭吵！
無理的阻撓！
無理的毆打！

我不知他們到底想做什麼？他們告訴我們的是，最簡單的理由：

離開雙廟！
離開柘城！
離開商丘！
不要做愛滋病！

我已經疲憊於這種生活，和一群不講道理的團體打交道，真是無聊。身為國家公務員，人民的公僕，人民的好幹部，頭頂國徽，白天講“三個代表”，晚上卻實踐“三種手段”——跟蹤、二威脅、三驅趕。

黨的幹部大部分是好的，可就是那麼一撮人被別人利用，沒辦法，官大壓人，身不由己。

每次質疑他們這麼做是為了什麼？他們也表現出無奈。他們說：這不是他們的本意，可是沒有辦法。當問到他們身為孩子的父母，有沒有一點愛心時，他們總是無言以對。、、、、、、

作為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公民，我的基本權利在這一段時間裏受到嚴重踐踏。

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他們表面上是法律的建設者，可實際上是利用人民賦予的權力，在踐踏法律。他們才是當今中國建設“法治”獐膺H。

我的行動自由受到限制，不時有無牌車的跟蹤，我的居住權受到侵犯，今天查暫住證，明天查戶口本，後天填所謂“賣血史”的表格，他們真是對我呵護倍佳，漫罵，爭執，、、、真是無聊！

人格攻擊，人身攻擊，更不用說了、、、

領著人民的俸祿，做著違背憲法的事情，法網恢恢，疏而不漏！

此主題已被 大麥 在 2004-8-14 21:51:42 編輯過

=====
<http://www.chinaaidorphans.org/showtopic.asp?id=1760&forumid=27>

柘城縣公安對8月暴力事件的回復

主題：柘城縣公安對8月暴力事件的回復

發表：納蘭紅日（按：即李丹）

今天上午，東珍的志願者打電話到柘城縣公安局，詢問8月的幾次暴力事件的處理結果。

1、關於何建章、紀佩娜8月22日被搶劫、毆打事件。縣公安局王洪波先生表示，必須何建章親自來電話詢問，才可以告知，不告訴別人。

2、關於李丹、杜秀宇、趙敏彤8月27日在省駐村幹部辦公大院會議室被毆打事件。崗王鄉派出所表示不好取證，因為沒有證人；說到受害人親自來村裏指認犯罪嫌疑人，崗王鄉派出所說最好不要，這樣會激化矛盾，如果下村他們也可能無法控制局面，最好不要下村，而且雙廟村子大，沒法找，再說當面指證也沒有用，因為沒有證人。但崗王鄉派出所說我們可以提供打手的名字，然後他們去找。

發表時間：2004-10-7 10:26:39

=====
<http://www.chinaaidorphans.org/showtopic.asp?id=1758&forumid=27>

主題：[轉發]請關注雙廟村村民朱龍偉的遭遇

發表：納蘭紅日

朱龍偉被打、警察登門，他在逃往中

各位員工和朋友：

雙廟村愛滋病工作者、我所2004年鄉村訪問學者朱龍偉前天被村幹部毆打，昨天晚上警察和警車登門，他正好不在家，因擔心被抓捕，他現在逃往中。請各位做好協助準備。

謝謝。

萬延海

北京愛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
Beijing AIZHIXING Institute of Health Education
aizhiaction@hotmail.com
<http://www.aizhi.org>
Mail Address:
Box 63, Yayuncun Post Office
Beijing 100101
P.R.China

發表時間：2004-10-6 9:43:49

一個主要的反貧糧彈組織，叫做 CADU (<http://www.cadu.org.uk/>)，在今年的ESF (歐洲社會論壇：[http://www.fse-esf.org/en/esf.shtml?conds\[0\]\[category.....1\]=About+the+ESF&als\[SSECTION\]=About+the+ESF](http://www.fse-esf.org/en/esf.shtml?conds[0][category.....1]=About+the+ESF&als[SSECTION]=About+the+ESF)) 有個 workshop。地點在倫敦。資料如下詳見上述兩個網站。

哈巴狗記者支氣管快報銷，冷漲熱縮，違反物理學原理，一入冬只好冬眠，不敢出門，參與其實也不多，但卻很少很少在這類場合碰到台灣人；大陸同胞倒還見過。

台灣留學生一般不像在留學，身在國外，心在台灣，整個世界依然是台灣，同步進行，看不見其它，對功名利祿或好康的事物以外的東西，更是統統不感興趣。整天在網路上或私底下講些民進黨過半大進步啦。連宋不愛台灣啦。哪個政客或名人說了什麼啦。男人女人如何啦、哪裡有什麼好康的啦，化粧品用哪一種比較好啦、身材如何保養啦、社會版上誰被歹徒性侵害啦。誰找到什麼工作、誰倒了什麼霉啦。最新流行什麼話題啦，人家我如何和西方帥哥辣妹打成一片、融入他們的生活啦等等這些，或是努力互相說八卦，盡量往壞的方面聯想或乾脆直接大膽假設。並且整天看他們所辱罵的那些中文報紙，然後努力污辱抹黑他們聽不順耳的作者或記者，其它則幾乎什麼都不看。啊，有啦 A看 BBC、NEW YORK TIMES啦，這還算是好的，炫嘛。

據我了解，台灣留學生一般就是這樣(當然不是說全部啦。別逼我老是做這種低智能的聲明)。奇怪的是，越是這樣的學生，似乎以後越會坐大。兩岸有志一同，走一種反淘汰的路；台灣似乎更要嚴重一些。

不時有這麼兩種匿名聲音，一種是罵你沒有融入西方社會，笑死人啦，根本不知道英國多棒、多麼有文化，自己文化水平不夠，罵人家英國社會沒藝術。另一種則是罵你洋奴啦、賈辦啦，什麼都是西方好、台灣爛啦，你是假洋鬼子啦，不愛台灣啦，捧英國人的LP啦。

侮辱無所謂，造謠抹黑也挺習慣(若被我逮到，以後總會一算帳)。但是，對於這種低智能，我還是覺得很難想像，為什麼會有人笨到這種地步(差不多等於是沒有腦子)、卻又同時沒有半點病識感，以為自己很聰明。而且，往往都還成為「學者」、「教授」，真的挺不可思議。

出國前，我以老一輩的學者教授為想像的藍本，總以為留學生肯定也是像他們那樣：聰明、勤奮、努力、人品好。出國後，可說徹底驚醒；除了不可思議，還是不可思議。

常想一件事：為什麼受苦的人那麼美、那麼真實、那麼正直，卻同時有些人(通常是好命人)那麼窩囊、沒出息、猥瑣不堪？

另外，「復出」給報紙投稿，只能自我控制言論尺度，字數或內容都有嚴格管制，等於是作文課寫作文。這究竟是好是壞，其實我也不知道。這樣一些「文章」，市場價值應該不錯，但寫給自己看的那一大堆支離破碎的東西或筆記，一共五千頁，中英文各兩千五百頁，卻似乎永遠只能藏在倉庫裏，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變成一堆走-。

文字是個奇怪的東西；它是種致命的障礙，但你卻沉迷於打破這樣一種不可能打破的障礙。德希達死了，多麼讓人訝異的一個消息；我還以為他會不朽，永遠不死。但他卻死了，彷彿世界要跟著他一塊死去似的。

臨死一刻，不知道他心裏是不是還想著「語言」、「詩」、「意義」等等這樣一些東西，或是覺得一切都如此無所謂，詩也好，不是詩也罷，所謂思想、文字，全是蒼白虛構，像夢一樣。

陳真 2004. 10. 13.

P.S.: 還有，底下說錯了，使用過貧糧彈的，不光是美國和英國，還有北約各國以及以色列。北約坦承不諱，用貧糧彈打南斯拉夫，以色列則否認，但以色列拼命製造貧糧彈，他有可能不用嗎？

CADU is holding a workshop at the ESF:
Why We Need to Ban Depleted Uranium Weapons
(The Weapons Only the US and Britain Dare Use)

Depleted uranium (DU) is a radioactive and chemically toxic material left over when uranium is enriched for use in nuclear weaponry. The US and UK militaries turn depleted uranium into weapons, which so far they have used in Bosnia, Kosovo and Iraq. Come and hear what the effects of these weapons have had on civilians, soldiers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struggle to ban them forever.

Camille Warren- "DU in Iraq and the International (CADU) Coalition to Ban Uranium Weapons"
Francesco Iannuzzelli- "Balkans Syndrome and the British (Peacelink, Italy) use of DU in Iraq"
Carolyn Rogers- "Contamination of civilian workers"
(Our Common Future)

11am-1pm Saturday 16th October 2004
E.S.F. Solidarity Village
LSE Clement House Room D209
(Opposite Holborn Tube. Take the Piccadilly line from the main ESF venue at Alexandra Palace)

The Campaign Against Depleted Uranium, Bridge 5 Mill, 22a Beswick Street,
Ancoats, Manchester, M4 7HR UK Tel./Fax.: +44 (0)161 273 8293
E-Mail info@cadu.org.uk Website: <http://www.cadu.org.uk>

Affiliate to CADU for a year unwaged/student and 0 a year waged. For this you will receive campaigning materials and CADU's quarterly newsletter. Our newsletter is also available free of charge by E-Mail (send us a message with 'Subscribe CADU News' as the subject). Please send your cheque, draft or postal order in sterling to the address above.
